

任升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任升 著



•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路商贾 / 任升著. -- 西安 :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 - 7 - 5513 - 1559 - 3

I . ①丝… II . ①任…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284763号

丝路商贾

SILU SHANGGU

作 者 任升
责任编辑 刘涛 汤阳
封面设计 刘挺军
版式设计 诗风文化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2.25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13 - 1559 - 3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 - 81206800

出版社地址: 西安市曲江新区登高路 1388 号(邮编: 710061)

营销中心电话: 029 - 87277748 029 - 87217872

前　　言

任　升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古代亚欧丝绸瓷器茶叶贸易之路为丝绸之路，被全世界认可。

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大唐西市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张骞从长安出发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国与中亚、南亚、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柔软华丽的丝绸、醇香浓郁的茶叶、精美考究的瓷器等中国特色产品进入欧洲上流社会。这些产品的昂贵价格和巨大利润促使中亚、南亚、欧洲的商人来到中国经商。

唐朝时，繁华的长安城开放包容，外国官员、商人、僧侣、传教士、留学生、学者带着不同的目的来到中国。唐政府设有典客署，专门接待、管理外国宾客和侨民。在中国人眼里，这些高鼻蓝眼的外来商人长相相似，不好分辨，索性统称他们为胡商。

汉族是农耕民族，自古以来看不起商人，认为无奸不商，但是随着胡商的到来，大批长安商人看到了商机，他们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运到玉门关；有的商人走出国门，购买中亚、波斯、大食等国的珠宝、象牙、犀角、琉璃、玳瑁、香料等奢侈品，还有药材、芝麻、胡饼、洋葱、毛毡、核桃、汗血宝马等货物。

因为市场的需要，长安城开远门附近自发形成了西市，而在兴庆宫等皇家贵族居住的地方则形成了贵重奢侈品经营市场，即东市。东西两市场内店铺林立，商贾会集。这些商人既批发零售，又坐店经营，各取所需。市场内有

百货店、布店、西域特色饮食店、首饰珠宝店、酒肆、茶肆等。

市场为唐王朝带来了丰厚的税收收入，官府有利可图，默认了市场的存在，设立了市场管理机构市署和平准署。市署主管市场公平交易，平准署负责物价管理，必要时介入调控市场。

长安城已经成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

目 录

第一章	豪情侠义 施手救人	1
第二章	酒肆歌舞 灯红酒绿	7
第三章	反串表演 签订合同	14
第四章	弄巧成拙 成就新人	22
第五章	连出阴招 好人蒙难	29
第六章	内外勾结 谋划行动	36
第七章	诬陷诽谤 两面三刀	43
第八章	有口莫辩 备受委屈	51
第九章	美人心计 反被利用	58
第十章	酒肆救人 西行经商	65
第十一章	传播谎言 心怀不轨	72
第十二章	阴谋诡计 小计得逞	79
第十三章	无路可走 误入圈套	83
第十四章	上当受骗 黑吃黑行	90
第十五章	受尽苦难 解救孩子	97
第十六章	巧立名目 智斗贪官	103
第十七章	调解是非 见机行事	110
第十八章	知恩图报 论功发钱	116
第十九章	要小聪明 街道行乞	123

第二十章	以德报怨	不恨不悔	130
第二十一章	恩将仇报	争抢生意	137
第二十二章	穿衣出丑	惩恶扬善	143
第二十三章	酒肆笑声	李白诗兴	152
第二十四章	胡妃野那	西行经商	156
第二十五章	路过哈密	军营歇息	160
第二十六章	私卖货物	色胆包天	164
第二十七章	被迫嫁人	剿灭匪帮	170
第二十八章	惩治恶人	失而复得	176
第二十九章	帮女寻父	大秦经商	180
第三十章	父女相见	人间真情	184
第三十一章	重回西市	低调做人	188

第一章 豪情侠义 施手救人

荒凉、干燥的沙漠中零星点缀着一丛丛草木，沙蒿、胡杨在恶劣的环境中顽强地生长着。天上白云低空飞行，路过的商队像蛇一样蜿蜒前进，不时有威武的唐军疾驰而过，给了商队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唐朝安西都护府驻地碎叶城，位于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西南。

中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出生于此。李白的父亲李客是有名的商人，家财万贯。小时候的李白机敏聪明，出口成章，15岁后喜欢胡人装扮，学着粟特人的样子，留着八字胡须，脚穿翘尖的胡靴，身挎宝剑。他豪情侠义，出手大方，俨然一副纨绔子弟模样。

碎叶城是丝绸之路东西路线的交会点，是擅长经商的粟特人所建。粟特是西域古国之一，有康安等一系列小国，以安、何、曹等姓为主。粟特人势力很小，一直依附大国生活。他们擅长经商，为了生存，移民于各地。到今天，粟特人的后代已无从查考。

中国的瓷器和丝绸等物品通过大食和大秦商人贩卖至欧洲，成为王室、贵族等上流社会人士的奢侈品，其昂贵的价格令人咋舌，他们急需找到传说中的中国，购买到廉价的货物。

《新唐书》记载：“寿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曹野那是唐玄宗的“洋老婆”，我们的故事就从丰姿冶丽、秀外慧中的美女曹野那说起。

瑞典地理学家贝森受国王派遣，带着妻子朱娅、两岁的女儿艾米莉来到大秦，随着商队走向遥远的中国唐朝。

行走在西域途中，贝森听说有神秘的楼兰王国，出于好奇，便脱离商队，带着家人寻找楼兰王国。楼兰王国没有找到，却和家人在大风中失散。贝森没有找到家人，独自一人来到了唐朝都城长安。

粟特人经商，也贩卖奴婢，在碎叶、高昌等地，奴婢买卖市场非常兴盛，艾米莉被人贩子贩卖，倒手十余次。

此时，好玩嗜酒、吟诗作乐的李白已近 25 岁，一直未婚。他的父亲李客十分忧愁，决定回迁内地，以便解决他的婚事。而李客的兄弟姐妹已从陇东迁往剑南道绵州（今四川绵阳东）居住，李白随父投奔亲人。

5 辆满载着货物、钱物的马车在仆人的押运下开始迁回内地。

路过碎叶城奴婢市场，许多人围在那里喊叫着价钱。李白跳下马，伙计任家溪急忙说道：“少爷，不要去了，我们快走。”

20 岁的长安人任家溪从小饱读诗书，见多识广，一心想考取功名，成就一番事业，但因生活所迫，经人介绍，来到碎叶城给李客做了伙计，边读书边做工。他亲眼看到了市场的繁华，看到胡人，特别是粟特人的经商技巧，以及他们赚取的巨额财富，他惊呆了，原来在功名之外，还有这么大的事业！他便开始一心钻研起经商技能。

李白大手一挥：“你们先走，我马上就来。”

任家溪没有走，紧跟在李白之后，一再催促他快走：“看不见你，老爷会骂我们。”

小艾米莉衣着单薄，冻得瑟瑟发抖，她脸色泛红、眼角含泪，一副疲惫无奈的神态。最糟糕的是，她听不懂身边这些人在说些什么，只能期盼下一个主人能善待她。

李白长期生活在视野辽阔的草原、大漠与经商环境之中，经事多、见识广，性格豪爽，出手阔绰，待人处事不拘小节。

生活优越的李白看着可怜的艾米莉，骤然产生怜悯之心。

人贩子大声地讨价还价：

“10 丈布。”

“12 丈。”

.....

商人们算着自己的小账：艾米莉只有两岁，养到干活的年龄得 6 年以上。商人们虽然不愿意出高价购买，但看着长得俊俏、灵气、可爱的小姑娘，又不由自主地叫起价来。

李白心想，小姑娘落入人贩子手中，如果进了“迎春院”，一生就毁了，他想买下艾米莉。

“我出 80 丈。”李白喊道。

大家看到了气宇不凡、丰神迥异的李白，大笑了起来。

有人说道：“李公子，你也对我们这行感兴趣了？”

有人说道：“李公子，你出这么高的价，是想娶小姑娘呀？别捣乱，别坏了行情！”

“看在你爹的面子上，今天不与你计较了，快走！”

任家溪提醒道：“少爷，我们不可能带着小姑娘回家。再说了，你买了她，难道就不想娶媳妇了？不能买。”

任家溪说的有理，至少父亲这关就过不了，李白不再说话。

这一切被人群中的曹阿鑫看在眼里。他是粟特人，衣衫破旧，上身穿着粗布衣服，腰里系着捡拾的革带，脚上穿着满是窟窿眼儿的长筒革靴，几个脚指头露在外面。他原来是忠实的摩尼教弟子，在长安传教，起初受到武则天的重视，后来唐朝统治者发现摩尼教并非佛教，不再允许他们公开传教。为了生活，曹阿鑫辗转来到碎叶城给人打工，赚取基本的生活费用。

以前他遵守教规，直到50岁还没有结婚，后来，他与一位可怜的粟特女人曹茵结了婚。到了这个年龄，他们已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孩子。今天看到艾米莉，喜不自禁，他们多想收养这个孩子，可是他们身无分文。

曹茵说道：“我们有钱就好了，买下这个孩子，我们就有孩子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白问道：“如果我买了这个小姑娘送给你们，你们能把她当作亲生孩子抚养吗？”

曹阿鑫夫妻非常惊喜，连忙说道：“当然了，我们没有孩子，她就是我们的孩子。”

李白让曹阿鑫出价，由他出资，以50丈布的价钱买下了艾米莉。

艾米莉脖子上戴着刻有“A”字的金牌，临走时被人贩子看见了，一把扯断了绳子，拿走了金牌，疼得艾米莉哇哇大哭。曹茵以为孩子怕生，说道：“孩子，别怕，不哭。”

曹茵拉着艾米莉的小手走出人群，艾米莉张着惊恐的眼睛看着她。

看着孩子干裂的嘴唇和苍白的面孔，李白想道：孩子饿了。

他们来到饭店，李白叫来了丰盛的饭菜。看着满桌飘香的珍馐美食，艾米莉咽下了口水，喉咙咕咚咕咚响了几下，可是她不敢吃。

饥饿的曹阿鑫夫妻不顾形象，不用筷子，直接用手抓饭菜。李白用扇子打了下他们的手，递上筷子说：“别急，在孩子面前文雅吃饭。饭菜多得很，吃完了再买，让你们吃饱。”

看到艾米莉不敢动筷子，李白给小碗盛上饭菜，想给她喂饭，说道：“孩子，别怕，快吃。”

艾米莉听不懂汉语，但看着和善的李白，加之饥饿的驱使，就大胆地接过碗，狼吞虎咽了起来。

他们吃饱了，李白望着气色开始红润、秀丽文静的艾米莉，对曹阿鑫夫妻说道：“你们只顾自己吃，不管孩子，把孩子交给你们我不放心呀！”

曹阿鑫慌忙解释道：“没父母的孩子自理能力强，所以我们就没有管她。”

曹茵感觉到他们是做得欠妥，便解释道：“是我们疏忽了，以后我们会首先照顾孩子。”

李白还是不放心把孩子交给他们，任家溪担心误事，也看到了曹阿鑫夫妻急于拥有孩子的迫切心情，便说道：“少爷，没事的，他们没有孩子，应该会善待她。”

曹阿鑫夫妻连忙说道：“对，对，我们会视她为己出，真的。”

想起吃饭时的情景，李白犹豫不决。

任家溪说道：“难道让我跟着他们，你才能放心吗？”

任家溪随口说了一句话，不料李白听后点头，决定让任家溪跟随曹阿鑫夫妻一年，如果他们对孩子不好，立即收回。

真的要跟呀？大家惊讶地睁大了双眼，但是李白已经决定了，他们只能无奈地接受。

李白问道：“曹阿鑫，你们以后有什么打算？”

“从长安出来后悔了，在这里找不到活干，差点儿饿死了，我们还想去长安做生意。”

“既然你们要去长安，为了便于交流，就给孩子教汉语，在长安长期住下吧。”

曹茵担心地说：“长期住下？可是我们是外族人，就怕长安人容不下我们呀！”

李白说道：“你们放心，汉族人最大的特点是开放包容，有时对待外族人比对本族人还好。”

曹阿鑫对汉族人的热情好客赞许有加，点头道：“是啊，有许多其他民族的人大量居住在长安，与当地人通婚，成了新的主人。我们粟特人势力小，只能依附在大民族之中得以生存。那我们就定居在长安，成为新的唐人。”

李白拍手道：“欢迎，欢迎，那给孩子起个汉名吧。”

曹茵随口说道：“她是半路来的不知名的野孩子，就叫曹野吧。”

李白摇头道：“汉人起名很少叫野，何况她是女孩子，应该叫娜，曹娜，这个名字怎么样？”

曹阿鑫既不敢违了老婆的意，又不想得罪李白，说了句折中的话：“我觉得叫曹野娜好。”

“曹野娜？”

“好名字！”

他们表示同意。

分别时，李白给了曹阿鑫夫妻 100 两纹银，让他们做生意，希望他们善待孩子，好好过日子。

曹阿鑫夫妻感激涕零，热泪盈眶，连声道谢。曹阿鑫下定决心，去大唐西市，用李白赠送的白银好好经商做生意，要让老婆孩子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长安城内，到处可见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商人、传教士、留学生、使节，他们与本地人谈笑风生，和睦相处。曹茵赞叹长安的繁华以及汉人海纳百川的胸怀。有了强大民族的保护，居住在长安的粟特人安全感受最深，他们再也不会过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了。

看着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人流涌动的街道，曹茵有种老鼠拉乌龟——无处下手的感觉，她不无困惑地问道：“长安有两大集市，东市和西市，哪里更适合我们做生意呀？”

曹阿鑫呵呵笑道：“东市主要服务达官贵人、富豪之家等少数人群，生意成本大，我们做不起。西市是大众化、平民化的市场，商品往来频繁，西域各国，如大食、大秦等国客商不但开店经营，还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运往各地，赚取巨额利润。我们可以在西市施展才华，纵横商场，赚取更多的钱财。”

曹阿鑫带着家人来到繁华热闹的西市，各种叫卖声、吆喝声不绝于耳。这里店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不但正面有店名，为了让行走的顾客看得明白，还在店铺上撑起了两面写有店名的幌子。微风吹过，花花绿绿的幌子随风飘展，与路过的貌美如花的胡姬相映生辉，简直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每逢农历有二、五、八的日子，比如初二、十五等，是长安城有“会”的日子。“会”是关中方言，集市之意。各地的商人、农民把农产品、工艺品、手工制品运到长安城内官方设定的区域进行交易，这时大部分商品便被送到了西市。

西市内有日用品、首饰服装、古玩字画等店铺，还有娱乐场所；有零售市场，也有批发市场。中国的丝绸等物品和西域的药材等商品从这里批发给商户，流向世界各地。

因担心土地荒芜影响安定，朝廷推行重农轻商的政策，长市民可以在西市开店经营，但原则上不允许国内商人走出国门从事国际贸易。这种政策让胡商大发其财。有经商才能的汉人雇用胡人当假掌柜出国经商，经营商品，大家各取其利，自是欢喜。倘若遇到不法之人，便要折财，甚至搭上性命也是常事。

曹阿鑫在西市开了一家乐乐酒肆，主要经营西域的葡萄酒、长安的稠酒和碣滩茶。白天以卖茶酒为主，有歌舞助兴吸引顾客，晚上则以歌舞为主。

为了与汉人沟通，协调各方面关系，一般稍大的胡人店面都有汉人伙计。乐乐酒肆也有汉人账房先生——任家溪。

苏里耶是亚洲偏南地域的胡人，他没有本钱经营商品，在乐乐酒肆做男接待，兼做主持人。

苏里耶头上缠着头巾，穿着棉线织物的长衫，下身着垂至脚面的围裤。他年轻英俊，面颊绯红，说话委婉，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女人。他能说几种语言，汉语说得十分流利。

乐乐酒肆生意很好，长安的中等家庭子弟、文人骚客多来此消费娱乐。胡人喜好吃长安的稠酒，而汉人只是品尝几口葡萄酒，基本上对这个新来商品不感兴趣。无论中外客人，大部分顾客都选择稠酒和碣滩茶。由于碣滩茶香味弥久、滋味醇爽，深受长安人和胡商的喜爱，因此销量很好。碣滩茶和长安稠酒也随着丝绸之路走向国外。

第二章 酒肆歌舞 灯红酒绿

乐乐酒肆里的姑娘能乐能舞，才艺出众，都是有名的胡姬舞伎，姑娘里最出色的是来自西部的安琪和来自大秦的玛丽。

玛丽小时玩耍时，路过的驼队里钻出几个大汉，将她捆绑了藏匿起来。粟特人贩子买到玛丽后，把她贩卖到长安。玛丽趁人贩子交易之时，快速逃脱，在这里做了舞伎。她想赚取到足够的钱财，有了路费之时就回大秦。

曹野娜头上盘髻，发髻下面一圈梳着5个小辫子，一副粟特人打扮。但让玛丽不解的是，曹野娜的头发、肤色与自己一模一样，凭感觉，曹野娜应该不是粟特人。

玛丽用试探的口气说道：“小姐，你的父母对你真好，我真羡慕你。”

曹野娜已经10岁了，她长得秀气漂亮，惹人喜爱。听到玛丽的话，她哭得很伤心，说道：“感谢现在的父母，没有他们，我都不知能不能活到现在。”

玛丽意识到她的判断是正确的，问道：“现在的父母？难道你还有父母？这里是你的第二个家？”

曹野娜流泪了：“嗯，我被贩卖了十几次，他们打我，骂我，不让我吃饱饭。”

相似的经历、同样的磨难让玛丽搂着曹野娜伤心地哭了：“可怜的妹妹，为什么命运总是捉弄我们，让我们离开故乡，离开亲人。”

曹野娜问道：“这么说姐姐也是被贩卖到此的？”

玛丽点头道：“嗯，我们算是幸运的，大部分姑娘被卖作奴婢，没有人身自由，就像随风飘落的树叶，吹到哪里是哪里。最不幸的一类姑娘是被卖到妓院，一进那里，他们就给姑娘灌服一种不怀孕的药，她们从此就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这么说，我真幸运，是一位名叫李白的诗人买了我，送给现在的父母，我才过上了好日子，不然，这世上早就没我了。唉！想都不敢想。”

“李白？唐朝有一位很有名的诗人名叫李白，难道是他？”

曹野娜摇着头说：“这我就知道了，你说的这个李白在哪儿，我能不能见到他？”

“传说中的李白云游四方，饮酒作诗，一会儿在天上，一会儿在地上。不过，我没有见过他，他不在长安。”

“一会儿在天上，一会儿在地上，难道他是神仙？”

“呵呵，人怎么可能飞？可能说的是他的作品很好。”

“有意思，人还没来，名气先来了，我想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我的救命恩人。”

玛丽非常喜爱曹野娜，说道：“小姐，你是好姑娘，真讨人喜欢，我们能成为好朋友吗？虽然我知道你是东家的孩子，我只是一名没有地位的舞伎，不配与你交朋友，但我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

曹野娜眨了眨眼，憨态可掬，说道：“可是，我感觉你喜欢任大哥。”

“这不一样，我对任大哥是……”

“哦，我明白了，你对任大哥是我父母之间的那种的爱，对我是朋友的爱，是不是？”

玛丽羞得面红耳赤，急忙说道：“好妹妹，可不能给别人说，让别人误解。我与任大哥没有任何关系。”

“任大哥真傻，只喜欢学这学那，问这个问那个，都不知道你对他的好。”

“他是个可爱的呆子，我们不要嘲笑他。”

曹野娜说道：“姐姐，作为好朋友，我会让任大哥知道的，嘿嘿。”

“好妹妹，别乱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曹野娜高兴地跑开了。

其实，任家溪也很喜欢玛丽。

玛丽长得俊眉秀眼，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如清水芙蓉般清纯可人，是胡姬的领队，受到客人的热捧。任家溪自感弗如，不敢表白，这份爱一直埋藏在心里。

一天，曹野娜来了，说道：“任大哥，我们是好朋友吗？”

“当然了，但你还是我的小东家，呵呵，这个大哥可不敢乱称呼，东家听见会生气的。”

“那我和玛丽姐姐是好朋友，你与我是好朋友，你和玛丽姐姐应该也是好朋友。”

小孩子的对等关系把任家溪逗笑了，他说道：“这个关系不一定成立，再说了，我也想与玛丽成为好朋友，可是，我不够资格呀，所以也就不敢想，呵呵！”

“你们真怪，既然都想成为对方的好朋友，为什么要埋在心里不说出来呢？”

任家溪非常震惊，原来玛丽与他心心相通，相互喜爱。

以前，他迫切希望与玛丽成为最好的朋友，可是，玛丽高贵的气质让他窒息，每次提前想好的话，见面后就因为自卑而无法正常表达。

如果不是孩子说出来，他这一生都不会知道玛丽喜欢他。

从此以后，他的胆子正了，经常帮助玛丽。很快，他们坠入了爱河。

苏里耶非常好色，经常利用身边女人多的方便，趁机“揩油”。许多姑娘怕了他，千方百计地躲着他。

不能与姑娘说话，苏里耶感到很失落。为了接近姑娘们，苏里耶练起了歌舞，学习女声唱法，其动作难看，声音难听，受到姑娘们的嘲笑。苏里耶心灰意冷，一度放弃了练习。

这一切被曹阿鑫看在眼里，他认为苏里耶是个刻薄寡恩、怀有狼子野心之人，非常生气，甚至产生了辞退苏里耶的想法，但是由于生意忙，这事一直拖着。

后来，曹阿鑫又提及此事，遭到任家溪的反对。他认为酒肆生意红火，正值用人之际，辞退熟练工不妥，苏里耶才得以留下。

从此，苏里耶不再受到姑娘们的尊重，他心里憋气，却又说不出来。后来，苏里耶看到有姑娘在表演中失误，受到曹阿鑫的责骂，情绪十分低落，他十分兴奋，学着她们跳舞的样子，故意唱着女腔。世上的事就是这么怪，可谓人算不如天算，苏里耶嘲弄人，刻意想学歌舞学不会，却让任家溪看到了商机，私下练习女生的唱腔和舞技。

乐乐酒肆附近有家大漠不夜城歌舞行，其浓烈的异域风情吸引了众多观众，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回头客——客人满足好奇心之后，舞行对他们来说没有了神秘感，从此便不再光临。大部分长安人过着温饱生活，并不富足，能看得起歌舞、经常看歌舞的人不多，普通人只看便宜且影响非常大的艺人表演。

大漠不夜城的东家是徐平，他的父亲徐大山是从南山穷苦人家走出来的

孩子,在西市开大漠不夜城发了财。因为擅长账务管理,当了相府的管家。

徐大山把西市的生意交给了儿子徐平。徐平是个败家子,让徐大山非常头痛。

徐大山在相府是温驯的羔羊,深得主家信任。出了相府,还要指导生意,他感到生活得很累。

他的儿子徐平总想着玩女人,从不管理生意,收入一落千丈。徐大山很无奈,只得让儿媳朱红打理生意。

由于重农轻商政策的影响,商人在众人心目中是低人一等的,并且人们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女人只能相夫教子,不能抛头露面。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能让女人出来做生意,徐大山的思想是非常进步的。

胡人康齐在大漠不夜城做账房先生,别看他说话含糊不清,愣头傻脸,心眼可多着呢。他鶻心鶻舌,诡计多端,一心想独霸了大漠不夜城,并决定为之奋斗。

康齐担心做坏事后被官府追究,他来到长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化装。他给自己光亮的脸蛋上贴了一颗大黑痣,还经常把脸弄得黑黢黢的,把自己的真实容貌隐藏起来。

由于徐平败家,经营不善,加之康齐擅长投机做账,对于这个烂摊子,朱红相当无奈。大漠不夜城无法正常经营,康齐逐渐把握了一半以上的投资股份,经营权最终落在了康齐手中。

让康齐想不明白的是,乐乐酒肆以卖酒为主,歌舞只是吸引顾客的一种手段而已,业余的歌舞反而胜过了专营的酒业,成了乐乐酒肆的主要收入了。

为了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康齐决定看场歌舞表演,了解对方的经营策略。西市的人们都认识康齐,出于稳妥考虑,康齐扮成了汉人模样。进场后,康齐明显感到这里的人气很盛,这里有经过训练的有礼貌的演员,演员表演后陪顾客聊天、饮酒。演员推销酒有提成,极大地提高了这些年轻女孩子的积极性,顾客也得到了快乐享受。良好的合作让演员得到了丰硕的小费收入和愉悦的情感体验,在和别人分享快乐的同时,还总结了许多经验,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

康齐不由得佩服起这里的掌柜。这些女演员是不是还陪客人睡觉?带着这个疑问,康齐招手叫来一位面容姣好、轻盈窈窕的姑娘,他要仔细问问。

姑娘端来了酒盘,彬彬有礼地问道:“这位爷,你是喝葡萄酒还是喝白酒?”